



強化正名運動的族語認證

正名運動を強くした民族語検定

Indigenous Languages Proficiency Test Strengthens the Movement of Indigenous Certification

文・圖 | 編輯部

自 2000年邵族獲民族認定正名之後，接續許多在語言及歷史上有著內部差異的原住民族，紛紛向行政院提出正名申請，透過民族認定的相關研究與調查，也確定了具備正名的條件，亦陸續認定了噶瑪蘭族（2002年認定）、太魯閣族（2004年認定）、撒奇萊雅族（2007年認定）、賽德克族（2008年認定）、拉阿魯哇族（2014年認定）、卡那卡那富族（2014年認定）等。其中，撒奇萊雅族語、拉阿魯哇族語、卡那卡那富族語，在尚未獲認定正名前的2001年第一屆族語認證時，分別以奇萊阿美語、拉阿魯阿鄒語、卡那卡那富鄒語進行認



南投縣魚池鄉邵族劃分為原住民第十族座談會。

證。首屆的族語認證，為了研製出筆試試題，如何讓族語文字化就成為了3族認證委員最重要的民族工程。許多人口數多，但是尚沒有標準化拼音文化的民族，都紛紛為了建立書寫系統而努力，然而，就人數很少且語言已經嚴重瀕危的語言來說，非但族內能熟練使用族語的人

數不多，何況要建立書寫文字更是難上加難，不過，這樣的困境並沒有阻礙小族們為了參與第一屆族語能力認證考試的企圖，即使時間緊迫，仍然創立了屬於該族的文字，並且進入了國家考試的殿堂，為自己的族語豎立尊嚴與地位，也進而影響了後續民族正名運動的發展。



噶瑪蘭族復名慶祝大會。

首屆小族語言認證的點滴

首屆的族語認證為了鼓勵各族認證委員回部落宣導，並進行書寫符號的教學與考前練習，中央原民會補助辦理族語研習班，撒奇萊雅族語、拉阿魯哇族語、卡那卡那富族語等使用人口較少的語別，第一次大規模且正式地教授族語，尤其促使族人首度接觸到族語書寫符號的學習，以利參加族語考試。族人的反映極為熱烈。

卡那卡那富族的孔岳中認證委員回憶：「在第一次認證考試時，我就認為一定要讓族人參加考試，而且也必須要讓族人學會拼音系統。所以，當時我們就開班。所招募的對象除了是對文化熱心的之外，也招募高

中畢業以上學歷的人，因為他們在學習拼音系統會比較容易，一週密集上課教書寫系統。來的學生有6成聽得懂族語。當時約有18個人參加研習班，其中不乏年長的人。」

拉阿魯哇族的游仁貴認證委員也提到：「高中村、桃源村及三民鄉的民生一村，3個地方的拉阿魯哇人有300人左右。當時有3個地方開班，高中村約有40多人，桃源鄉有30多人，三民鄉有40到50人。雖然去參加考試的沒幾個，大多是比較年輕的去參加考試。不過，10個報名的考生中，有7個考上。」

撒奇萊雅族的陳俊男，在博士論文中也這樣寫到：

這樣的困境並沒有阻礙小族們為了參與第一屆族語能力認證考試的企圖，仍然創立了屬於該族的文字，並且進入了國家考試的殿堂，為自己的族語豎立尊嚴與地位，也進而影響了後續民族正名運動的發展。



「在第一屆考試時，曾有阿美族語其他的考生看到考題時，不免嚇了一跳，以往認為撒奇萊雅語同樣屬於阿美語，為何差異大到無法看得懂試題，甚至台東的阿美族人還頭一次聽到這種語言。然而對於撒奇萊雅族人來說，除了可參與撒奇萊雅語的認證外，也可以參與北部



卡那卡那富族正名成功。

阿美語或中部阿美語等語言的族語認證，這個事實說明撒奇萊雅族人的多語言能力。」

對民族認定的強化

鄒族的汪幸時認證委員，支持拉阿魯哇族與卡那卡那富族的正名，從族語認證以及族語教學的觀點上，他是這麼說的：「從2001年改朝換代，原民會新主委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強力推行母語運動時，我們就開始接觸了南鄒的游仁貴、孔岳中等兩位老師。從語言的角度，我覺得我們是各自兩個族，各自研究兩個語言。我們一起很努力地做教材，他

們做南鄒的，我們做鄒的。從語言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為什麼要為難他們？語言的消失就如水流一般。我的立場是能救一個就救一個。如果每個老師都是這種心情，就可以多救幾個人。為什麼要留他們呢？快出去吧！他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不管是語言保存或文化保存，為了給他們一個空間，尋回他們的語言和文化，我是非常贊成的。」

撒奇萊雅族陳俊男：「與撒奇萊雅族人混居的阿美族人，與一般社會未必可以分別出撒奇萊雅語與阿美語的差異，語言學者也未必支持兩種屬於不同的語言。直到族語認證考試時，

民族語言是乘載歷史與文化的重要載體，也是最能體現民族間差異的因素，當使用兩種話的人被劃定為同一個民族時，同一民族意識的建立勢必達成不易，但在政府尚未開啓民族認定管道前，小族長久以來也只能默默的混居在大族的部落間。



為了要將撒奇萊雅族語寫成文字時，兩族的族人們始正式面對並討論語言上的差異。」

「第一屆族語認證所認證的語別共計有38種，當時的撒奇萊雅族還未認定，大多的族人被劃為阿美族，語言也以奇萊阿美語來認證，直到2007年民族認定後，撒



拉阿魯哇族及卡那卡那富族民族核定正名茶會。

奇萊雅族語才被視為獨立的認證語言。對於撒奇萊雅族來說，撒奇萊雅語能夠成為獨立的考試科目，在語言的保存以及民族意識的增進有著極大的影響。」「雖然族語認證提供了瞭解阿美語與撒奇萊雅語差異的管道，除了參加考試的人以外，一般社會大眾僅從其認證科目名稱「奇萊阿美語」並不覺得有多大差異。到了民族認定後，給予撒奇萊雅語的保存與復振一線生機，除了讓撒奇萊雅族在一般社會上逐漸打開知名度，也漸漸體認到撒奇萊雅語真的與阿美語存在極大的差異，在登記民族身分時，也可以此向各公家機關要求薦舉的依據。

語言是民族存在的基本條件

政大的林修澈教授也從語言提出客觀的論點：從語言溝通來印證，三語雖然相近卻不能通話。從詞彙看Kanakanavu（卡那卡那富族）與Hla'alua（拉阿魯哇族）之間3成相同，但是它們對Cou（鄒族）卻下降到1成。至於從句子去對比，差異更大。過去以同化為主調的「原住民」時代，個人身份是重要的，民族（族群）單位是不起分辨作用的。但是進入以民族主體為主調的「原住民族」時代，語言成為原住民的標誌，族語成為民族生存的指標。現在社會推行的族語教學，使得語言邊界與民族邊界疊合的要求大幅提升。Kanakanavu與

Hla'alua的學生，頂著鄒族的身份，學著從來沒聽過的Cou語，帶著這樣的困惑，又擺脫不了布農語的強力浸潤，於是「擺脫鄒族，說出族名，才能自救」的主張，才得到普遍的迴響。

民族語言是乘載歷史與文化的重要載體，也是最能體現民族間差異的因素，兩個講著不同話的異族人相遇，即使比手畫腳也未必能完整體會彼此之間所要表達的意思，何況是當使用兩種話的人被劃定為同一個民族時，同一民族意識的建立勢必達成不易，但在政府尚未開啟民族認定管道前，小族長久以來也只能默默的混居在大族的部落間。族語認證為了明確化需要認證的語言，也讓各族人能夠比較彼此語言之間的差異，而小族也在認證的過程中更加明確了本族與他族間的不同與距離，並且在有著民族學觀點的試務團隊協助之下，讓民族正名的種子埋入了小族委員的意識中，而族語認證的推廣過程，也讓更多小族人們感受到了自己民族及語言，也應該在民族平等的前提下被重視。◆